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三十六號至第五十一號

第二六一次會議至第二七六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至三十一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第二百六十一次會議	
一。臨時議事日程	1
二。通過議事日程	1
三。緬甸申請加入聯合國案	1
四。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
第二百六十二次會議	
五。臨時議事日程	4
六。通過議事日程	4
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4
第二百六十三次會議	
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6
第二百六十四次會議	
九。臨時議事日程	20
一〇。通過議事日程	20
一一。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20
第二百六十五次會議	
一二。公報	29
第二百六十六次會議	
一三。臨時議事日程	30
一四。通過議事日程	30
一五。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30
第二百六十七次會議	
一六。臨時議事日程	35
一七。通過議事日程	35
一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35
第二百六十八次會議	
一九。臨時議事日程	40
二〇。通過議事日程	40
二一。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45
第二百六十九次會議	
二二。臨時議事日程	49
二三。通過議事日程	49
二四。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49

(目次續見背封面裏頁)

第二百七十六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四一．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Agenda 276)

- 一．通過議事日程。
- 二．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智利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694)。

四二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四三．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經主席邀請，智利代表 Mr Santa Cruz 就理事會議席。

自此時起採用即時傳譯辦法。

Mr SANTA CRUZ (智利) 迄至現在因審議敵國代表團向本理事會所提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而引起的討論，非常重要。這個討論不僅使我們對於各項事實，及其起因與真正意義有一個很清楚的認識，而且確實證明了智利代表團三月十二日所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這個意見是說，安全理事會必須接受一項有關調查的要求，以期使得過去經秘書長拒絕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所提的請求，有一個法律地位。我們已經傾聽過 Mr Papanek 所作的清晰、詳細、確鑿而又令人信服的聲明。我們曾經聽到英聯王國代表的冷靜，但是堅定而又健全的意見，法蘭西代表的很有分寸但是有所指責的措詞，以及美國代表的有力量而又句句逼人的究問。理事會業已聽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意見。我認為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從這個討論中獲得若干結論，並正式注意到該國代表所作的若干傲慢表示與聲明。

蘇聯代表請我們不要使用“外交詞令”，但要我們坦坦白白地來作一種“客觀與公正

的分析”，直言不諱，呼物以名，正如我們西班牙文裏面說的，“麵包就叫做麵包，酒就叫做酒”。我很願意接受這個邀請，尤其是因為我們的主席三月二十二日（第二七二次會議）明白的裁定過，並在三月二十三日（第二七三次會議）無形中暗示過，蘇聯代表所說的目前的討論所根據的那個函件乃是一個“可恥與醜惡的文件”及“骯髒和不正直的行爲”，和他所說的智利政府乃是一個“願意出售其本國人民榮譽與良心的投機政客集團”及“腐敗集團”，“都不違背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所應維持的一般詞令標準。”主席放心，我在答復時將遵守主席所能接受的這種詞令標準。

我敢大膽的說，而且我的話也不矛盾，就是說我們在聯合國的各項工作中表現了敵國的溫和特徵。我們總是設法記住一個並非大國的國家所應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關於有世界性或是與我們無直接關係的問題。因此，假使我們不是確信人類與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和平的基本條件及聯合國的基礎已經陷於危險之境，那末我們不會來過問這個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假使我們不是曾經直接成為與捷克斯洛伐克所受的類似行動的犧牲，我們也不致於來過問這個問題。

首先我願意指出在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常任代表的控訴時，我們完全知道會引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對我們的忿怒，因此我們很慎重研究了我們所將採取的步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如今已把聯合國看作一個可以向全世界廣播宣傳的大傳聲筒，祇是把它看作一個可以從容對民主主義大肆攻擊的安穩的講台。它所表現的是一種絕對不顧真理與基本的為人標準以及本組織利益的冷酷的輕世肆志的氣概。因此，假如一個小國敢於促請聯合國記住本組織是爲了有效捍衛和平而成立的，本組織是爲了阻止一個國家不得侵略別的國家，保衛人格的尊嚴及價值，民主政府的組織，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以及尊重條約與其他國際法上的義務而成立的，蘇聯代表必然地會表示驚異。我們也曾提醒本組織注意，當一個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樣的國家，無論它是如何大，如何強，違反了這些原則，蹂躪了這些原則，本組織有出而干涉的義務。當初德國吞併捷克後，假使有一個小國膽敢請求國

際聯合會根據我在三月十七日會議（第二六八次會議）宣讀的貝納斯（Benes）總統的驚人聲明出而干涉時，希特勒德國的反應也會是與此完全相同的。

因此，我們知道在一個厚顏無恥的侵略者看來我們的行動似乎是不能忍受的。這樣的侵略者在傳統上，以及在其政權的本性上，即是在本組織中也不能保持一種民主討論和民主態度的外表。我們知道這些指控證實以後，以及這些指控在各國中所將引起的恐懼，會使對方提出反控並譴責其他國家，藉這種愚蠢陳腐的方法製造烟幕以自衛。但是，我們決沒有料到這種毫無節制的盛氣凌人的咆哮，這祇有很突然和很清楚的指出，蘇聯的脆弱立場除了慣常使用的詭辯以外現在必須用侮辱罵詈的方法來支持。但是，我們並不畏懼蘇聯代表這種侮辱或誹謗的指控。我們將要不屈不撓的繼續我們的工作，以貫徹我們認為作為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所必須負擔的責任，我們準備堅持我們的活動，以待安全理事會下令執行我們所要求的調查。假使蘇聯代表認為用一些粗俗與誹謗的侮辱就能使我們緘默，他就不知道我們在捍衛對於聯合國以及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的生命非常重要的東西時，我們獲得了多大的力量與勇氣。

正如美國代表所指出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在他的冗長而令人生倦的怒罵當中，除了若干一般性的聲明外，很謹慎的避免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他立論的基礎，就是輕描淡寫地抹殺一切指控，並破壞原告人名譽，這是他慣用的故技，他的說法可以總括敘述如下

(a) 因為智利不能夠在內政或外交上獨立行動，它之此舉就是充當美國的傀儡，

(b) 這是我國的統治“集團”保護華爾街利益的手段，

(c) 這是促進戰爭的手段，因為我也是一個“戰爭販子”，

(d) 我們要想離間各大國，

(e) 我們要想破壞聯合國，

(f) 這是對於蘇聯的一種直接攻擊，蘇聯是一個保衛各國間和平的國家。

我認為以上六點，足以概括蘇聯代表攻訐我國所表現的主要荒謬之處。

我請理事會寬恕，讓我用些時間來討論上述各點。目前在本組織中正在形成一種習慣，就是讓蘇聯代表信口攻擊與誹謗，而無人加以答復或揭露，我認為這並非賢明的政

策。其他代表團的行動有一個特徵，就是不願意澈底追究，而保持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這種情形只有在在不危及民主主義的根本以及本組織的前途時才能許可。再者，小國力量薄弱，無法對抗蘇聯的科學宣傳方法對於一般人的影響。最後，為要保證我們所捍衛的這個重要理想的實現起見，我們必須明白表示，我們在安全理事會的這個嚴重行動，其動機並不是卑下的用心，除了捍衛金山憲章的原則外別無其他目的。

蘇聯代表稱拉丁美洲國家是美國的傀儡，這不是第一次。過去是別的國家得到這種稱謂，現在輪到我們頭上。

這種指責除了表現一種故意表示的惡意外，可能還為另外一個原因所促成，就是這些生長在狹隘的世界及人類觀念中的人們，與外界影響絕對隔絕，而且對於自由思想與行動的人們懷着不合人性的猜疑，他們的思想必然受到錯誤的人類和國家行為觀念的影響。

蘇聯代表見慣了他本國政府奴役所有和蘇聯交界的小國，對於美洲各國制度背後的這種觀念，必然看作子虛烏有的傳說或寓言。一個在國際關係中以缺乏誠意為其主要行為法則的政府，決不能了解這二十個獨立共和國的存在，這些國家人口少則百萬多則四千五百萬，他們和世界最富強的一個國家共同存在，並共同維持一個自由決定與以民主方式討論共同問題的國際制度，而且共同遵守一個堪為世界楷模的司法制度。儘管反面的行動有過幾百件（若干行動甚至於便利了他們），這些決不能了解一個拉丁美洲國家能夠在像這樣的事件中獨立行動，或者不經美國授意而採取任何嚴重的主動行動。

蘇聯代表因此發表了一個毫無根據的聲明，說“在智利來文未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以前之數日中，已經可以看出有人在幕後積極活動，要物色一個願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一個要求的國家”，這個聲明是和有關此事的事實相牴觸的。

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請求被拒絕後，不到二十四小時智利就採取這個行動，這是在接到 Masaryk 外長死訊——Mr Papanek 所採步驟的最初理由——四十八小時內提出的。為要避免像蘇聯所表示的那種誤解起見，我國政府甚至於打破了通常的慣例未將此事預先通知友邦，而且我接到訓令教我在未提出這個節略前不要將此事通知聯合國各

國代表團。雖然如此，可是蘇聯代表團還能夠看出幾天以來已經有人在積極活動，要物色一個國家來提出我們所提出的要求。蘇聯代表這次的運氣不佳，他的誹謗性的影射，和一個造謠生事的鄉下老的惡意流言，如出一轍。

但是，我們並不需要任何外界的鼓勵才深切關懷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也不需要任何外界鼓勵才竭盡我們的棉薄，喚起世界注意威脅全世界自由人民，特別是一切小國人民的重大危險。雖然就地理位置說我們與蘇聯相距遙遠，但不幸我們也身受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在其第五縱隊——共產黨——協助之下所執行的這個龐大和狡詐的獨霸世界的計劃，以及毀滅西方文明的企圖。過去我曾經簡略地提到這個問題，因為那時我不願意分散各位對於當時討論的問題的注意力。目前，我想理事會願意聽一聽智利的經驗，這不僅因為這種經驗證明我們的行動有理，而且也因為這種經驗給我們一個判斷捷克斯洛伐克問題的有價值的先例，而且構成一個有力的理由，使我們相信 Mr Papanek 所提出的事實是真實的。那些事實就是目前安全理事會正在審議的我們的請求的基礎。

正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在抵抗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中改變了它的態度，宣布願意和民主國家共同追求一個共同目標，智利共產黨從一九三八年起也開始遵照普遍性的訓令，並表現願與民主黨派合作。第三國際為安定民主國家起見，宣布解散。正如 Sir Alexander Cadogan 所追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雅爾他正式允諾用自由選舉方式幫助在從納粹佔領下解放各國內成立民主政府。後來在金山會議，他又鄭重允諾保衛和平、自由、基本人權及民族自決。智利共產黨同意和各民主黨派共同參加政府，智利政府的方案內也包括這些原則，以及與美洲各國及世界各民族友好和睦的原則。這些呼籲共產黨與民主政府合作的號召，是 González Videla 總統的偉大的民主精神的結果，智利總統一生致力於捍衛自由的觀念，他在政治及外交方面的活動都是忠實於共和國的原則。Mr González Videla 在上次大戰中擔任駐法大使，曾經營救了千百抗敵工作人員及西班牙共和國難民的生命，因而博得歐洲熱心民主人士的尊敬與欽佩。這位公民為其本國人民在自由選舉中選出來指導

他們的前途，就是被蘇聯代表稱為一個“願意出賣其人民良心與榮譽的腐敗集團”的政府領袖。

智利政府就職尚不到六個月，共和國總統就確知共產黨毫無興趣合作來解決由戰爭所引起的嚴重經濟與社會問題。正如在法國的以及 Mr Papanek 娓娓說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悲慘情形一樣，智利共產黨參加政府祇是為了利用它作為鞏固蘇俄的國際上地位的手段。因此，這次又證明了要民主國家來和目的祇在毀滅民主和違從國外命令的分子攜手，是絕對辦不到的。智利共產黨所獲得的命令就是取消和美國經濟合作的一切可能性甚至於犧牲國家的重大利益亦在所不惜。因此共產黨籍的部長都被迫離開政府，馬上，正如法國的情形一樣，在工會被共產黨支配的礦區和工業區發生了革命性罷工的浪潮。最後所有煤礦區以及由於一種嚴格工會統治而絕對在共產黨掌握之中的重要中心，都發生了革命罷工。後來政府雖然把工人的經濟情形改善了，罷工仍然繼續。使得舉國震驚的，就是當時已經看出有一個革命與破壞的遠大計劃存在，這一個計劃是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館以及幫助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奪得政權的一羣外交特務人員所指揮和煽動的。這個計劃祇是廣大的世界計劃之一部分，它的主要目標，是停頓運輸和阻撓獲得百分之九十外匯的銅和硝的輸出，來癱瘓國民經濟生活。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共產黨人回到政府去，這一次要担任重要職位，以便萬一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發生戰爭時，禁止銅鐵及硝一類基本產品運輸到美利堅合眾國。兩三個月以後，法國共產黨也使用了同樣的方法以達到同樣的目標，可是同樣地沒有得到我功，但是不幸得很，由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直接幫助，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了。

當時智利的情勢已經變得這樣嚴重，假若政府不採取迅雷疾風的行動，我們就會看見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悲劇，會預演於拉丁美洲那個遙遠的角落上。當時，我國政府為要防止前面說過的那些分子繼續這樣干涉我國生活起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斯拉夫及捷克斯洛伐克斷絕外交關係。在國內，我們盡量利用憲法和法律所規定保衛國家內部與外部安全的各種辦法。幸而，不需流一滴血或使用任何暴力。

這個為蘇聯代表所誹謗與侮辱的國家，已表現出無須變更一百二十餘年以來所賴以

生存的民主原則，就能夠保衛民主主義來對付他們的敵人。儘管有這種嚴重的危機，憲法所規定的各個國家機關一直繼續在充分地工作，國會在照常開會並有共產黨議員參加，而且仍在行使着它的最高立法與財政權力，司法權仍然保持傳統的獨立精神。

智利政府已經向共產黨鬭爭過，而且將要繼續鬭爭下去，但是這並非由於共產黨的經濟與社會意識形態所致，因為智利政府不怕任何意識形態依據憲法方式並尊重國民生活的民主形式而獲得政權。智利政府也不怕任何經濟制度，只要這種制度是由國內多數人根據國會所定法律接受的。智利政府已經向那個集團鬭爭過，而且將要繼續鬭爭，因為智利政府不能不捍衛國家的主權，來對付那些第五縱隊的活動，因為他們都是爲着違反及傷害智利利益的外國勢力服務。

在經濟方面，我國政府——蘇聯代表認爲這是爲國際壟斷金融服務的“華爾街的支店”——曾經熱忱和積極的主張國家的工業化，並堅決主張以本國力量來開發智利的石油資源。智利政府曾經熱烈支持國際合作措施，以期促進智利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甚至於往往是提倡這種措施的主要國家。簡單言之，智利政府爲了人民的重大需要，及免除他們對於未來的顧慮，必要時，總是表現一種經濟獨立的決心，但並不企圖維護一種違反國際合作原則而且可笑的經濟獨裁政策。

我們在這個理事會上，要譴責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貫地和固執地提出來的一個虛偽說法“世界各國政府不是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服務，就是爲龐大的金融壟斷資本服務”。這個口號的提出，是爲了使各國遭受目前危機之苦最甚的那些經濟力薄弱的人們怨恨他們的政府，並且把他們變成第五縱隊來實現蘇聯的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野心。這個口號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宣傳中所提出的口號一樣，他們兩個人的口號說“現在祇有兩種可能性，共產主義或者納粹法西斯主義，假若你願意消滅共產主義，那麼你必須站在我們這一方作戰。”可是，納粹主義並沒有爲共產極權主義的力量所戰敗，而爲自由與民主的力量所戰敗，同樣，在目前情形下，也有一個包括一切願望和平、繁榮、與自由的個人與集團的第三個因素，那就是民主主義。在真正的民主國家中，經濟權力應該爲公衆福利服務，不應該把這種權

利擺在人民所選出的政治當局之上。這正是我國內所有的民主，我相信，這也是全世界擁護民主大業的國家的政府所贊同，而且我相信在聯合國中必然獲得絕對支持的民主觀念。我故意詳細論列剛才提出的各種理由，因為鑒於我在開始發言時所提到的蘇聯代表團的用心，我必須證明我們把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不僅是有法律上的根據，而且也有重大的理由和道義上的權力。

我所代表的國家決不應該受到蘇聯代表所加的種種粗劣和侮辱的稱呼，在道義上，他應該在此地和其他任何地方而爲了捍衛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奮鬥。智利現在仍然是爲所有民主國家人民所尊敬的最民主的國家，而且是美洲各國中社會方面最前進的一國。

我願意再進一步聲明，蘇聯代表企圖把各國政府和人民加以區分，如像他對於美國、智利和其他國家的分法，這是無用的和欺騙人的。要決定一個政府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祇有一個有效而不遭人反對的辦法，這並非重述一種自作主張的宣傳，而是檢討該政府是否由自由表示的民意而產生，及該政府能否保持自由與民主的制度。敵國政府符合於上述各項條件，因而真正代表智利人民，假使我們的政府受到侮辱，智利人民也同樣受到侮辱。

現在我要停止討論蘇聯代表團對我們所提出的反控，因為實在不值得再來反駁那些“愛好和平人民”所提出的關於“戰爭販子”的指責——這一個名詞是包括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他的衛星國以及民主國家中的共產黨第五縱隊在內的，是有組織的宣傳陣營當前慣用的一個名詞。這祇是我們已經見慣了的一種無恥的反復重述，其目的是爲了使世界人士不注意蘇聯不藉助戰爭就征服了所有圍繞它的國家這個事實。至於所謂我們不僅想要破壞聯合國及分化各大國，而且也在充當美國傀儡的這種矛盾的指責，我們很難同時加以反駁。似乎這種指責是由於習慣作用無意之間溜進話裏去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智利代表來函祇是引述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已經提出過的各項論點而已，這種說法正是重述我們自己一直在說的話。我們唯一目的是以合法方式支持這個嚴重指控，因為我們充分相信它。我們沒有辦法提出直接證據，只有蘇聯代表團、或者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附近保持軍隊與公務員，或在布拉格仍有外交

代表的歐洲國家的代表才有這種證據。因此，我現在將要提出而且也是過去提到過的各種結論，其根據就是 Mr Papanek 所提供的情報，以及在我以前發言的本理事會其他理事所提出的論據。

已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指控，計有下述各項基本事實

(a) 在捷克斯洛伐克內，居少數黨地位的共產黨破壞國家憲法的規定奪取了政權，該黨蹂躪了各項公民自由，廢止一切公民的基本保障，簡言之他結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傳統，建立了一個與蘇聯及其衛星國以及最近不久以前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情形相似的警察國家。

(b) 這次政變，是在蘇聯對於合法政府實行威脅，對於叛軍允予協助，並由蘇聯政府官員直接行動的直接干涉之下造成的。

根據以上所述事實，這項指控的結論稱現在已經有了嚴重破壞聯合國憲章的情形，這種情形所造成的局面，違反了憲章所載個人自由及尊重人格的原則，一個會員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已經明目張膽破壞了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的規定，按該項稱本組織各會員國“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其他任何方法，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

第一件事，即共產黨發動的政變，是衆所週知的，因為犯了這種罪的人們不僅未加否認，而且還公開無恥的承認了。

第二件事，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直接干預，已經蘇聯代表及烏克蘭代表否認了，他們說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身所採取的國內行動。但是因為這個否認過於空泛，沒有提到此說所根據的事實，所以它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不過，我認為必須在這裏對於這些事實，略加一番有系統的檢討。

Mr Papanek 不僅提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直接參加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政變的若干細節，而且用一種邏輯和可信賴的方式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大戰中發端與擬定的預謀，三年來這個預謀循着一個確定不變的路線進展，而且這個預謀祇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龐大而猛烈的帝國主義計劃的一方面。

Mr Papanek 過去是執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重要人員之一，他說

一、Gottwald, Fierlinger, Nejedly, General Svoboda 以及所有其他發動此次政變而

目前控制着捷克斯洛伐克民政與軍事的人們，在大戰中都在俄國，而且和他們的國際共黨最高當局保持密切連繫。這是一件世所熟知的事實。

二、由於蘇聯軍隊在一九四四年戰爭結束時使用武力，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不將 Carpatho-Ukraine 地區割讓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三 蘇聯政府經由該國大使 Valerian A Zorin 要求將捷克被佔領時曾對德國軍隊作戰的捷克國民參議會所有的領袖們，排斥於解放後成立的新政府之外，而且硬要經莫斯科挑選出來，而且是在莫斯科的共產黨人參加政府。這個要求是用正式節略提出的。

四 Masaryk 部長受到蘇聯外長 Molotov 先生的威脅，在金山會議時被迫服從他的指揮。

五 蘇聯要求鑛礦，說 Fierlinger 曾經允諾將該礦交給蘇聯。這個鑛礦已經移交蘇聯，從那時起，沒有一個捷克人能夠進入鑛區，鑛區是由蘇聯軍隊穿着捷克制服守衛的。

六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捷克大選以前不久，蘇聯政府通知捷克政府，謂蘇聯軍隊將於五月二十四日開始在德國、澳大利亞及匈牙利間調動，並要通過捷克斯洛伐克。這次的調動因為貝納斯總統和 Masaryk 外長提出嚴重抗議才展期了。

七、在捷克政府全體一致接受向參加馬歇爾計劃的各個歐洲國家所發的邀請之後，Gottwald 和 Masaryk 兩位部長立刻就被召前往莫斯科。Gottwald 和蘇聯當局直接會晤的結果，就是捷克政府在同月十八日發表的聲明，內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認為捷克參加馬歇爾計劃乃是一個不友好的行為，因此捷克政府推翻它以前的決定。

八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曾經組織了一個和在本年二月成功的計劃類似，而且包括暗殺 Masaryk、Drtina 和 Zenkl 諸氏的計劃在內的一個政變，但是失敗了。調查證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內務人民委員會 (NKVD) 曾經參與這項陰謀。

九 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 Valerian Zorin 在布拉格指導政變的工作，該氏並無出現於布拉格的理由，而且沒有經貝納斯總統接見。此人就是過去擔任駐布拉格大使並會施用壓力的人物。

一〇。這次的政變有 NKVD 的人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軍隊，以及蘇聯共產黨領袖參與。

一一。Zorin 和其他蘇聯人員用一九四六年選舉時所宣布的那種軍隊調動，威脅貝納斯總統和 Masaryk。

這些都是 Mr Papanek 所提出的事實。其中若干事實，例如一、二、七各項，在安全理事會中無需再提證據補充，因為這些事實都是世所熟知的而且有一些甚至是官方所宣布的。

縱令我們對於第十一項事實無法提出直接證據，但曾經 Mr Papanek 提到過的（第二七二次會議）Zurich 報紙 Volksrecht 在二月二十日所載消息充分證明此項消息的確實性。

關於三、四、五、六、八、九、十各點，Mr Papanek 準備向理事會提出不可否認的確實證據，這是有文件或證人或是為獲得此項證據所必須的資料為之佐證的。我指的是他所說的在金山會議時對 Masaryk 外長所施的壓力和蘇聯直接參與一九四七年未成功的政變以及此次成功了的政變。

我願意通知理事會說，我現有六位人士的姓名，他們都是過去在捷克斯洛伐克國會或政府中有地位的政治家，他們從極權政治的迫害下逃亡出來，目前他們準備向聯合國可能設置來調查此項指控的任何機關，提出證據與文件。我還要補充說，目前已經有人接到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發來敘述該國情形的信，必要時這些信可以提供展覽。

在我們看來，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聲明和其他已經證明及已經知道的事實都相符合，有關事變的種種情形都證明捷克代表聲明之可信，以及我們所有的關於 Mr Papanek 在道義和理智方面的可靠性的情報，這一切都是這樣令人信服而具有確定性，假使我們是這個機構的理事，我們不需要其他的條件就要命令進行調查，或宣布事態緊急必須採取的行動。

縱令以上所述種種被認為理由不夠充分，不能頒發調查命令，我們也很容易提供其他資料，這會自然而然的使我們直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 Mr Papanek 的指控絕對與事實相符。這種構成更強有力的理由的資料，已經由 Mr Parodi 和 Sir Alexander Cadogan 用清晰而嚴正的邏輯方式提出來了。這些資料可以綜述如下

一 由於捷克人民對於民主的信心與傳統，對於自由的愛好，以及保衛合法政府的忠貞，因而自從上次選舉以來人數更加減少的共產黨少數黨如單獨準備和執行政變，便很難有成功的希望。

二。就該國內經濟或社會情況來說，不能解釋何以這些民主原則會突然消逝了。

三 由於貝納斯總統和政府內部其他非共產黨人員如已故 Masaryk 外長所享有的衆望和威信，當不致發生任何重大的反對他們的意見與情懷的羣衆運動。

四 貝納斯總統對於民主的深刻信心以及他那無可辯駁的道義與理智力量，使我們相信假若他不是受到一種並非個人性質而是國際性質的嚴重威脅，他必然會抵抗這些顛覆力量。他在事變前一日寫給 Gottwald 的信可以支持這種意見。此函已在各地發表，Mr Papanek 對理事會演說時〔第二七二次會議〕也曾加以引述。貝納斯總統在該函中聲明他要用民主方法解決這個危機，而且爲了證明那個決心，他發表了下面的言論，他的朋友們都知道，這番話必然是從這位偉大人物的內心深處發出來的“你們知道我真誠地信仰民主。甚至在這個雲那間，我仍然不能不保持這種信仰，因為照我的信心，民主是維持一個善良與可被尊敬的生活惟一可靠與永久的基礎”。

除了上述這些由該國內部考慮所得之事實假定外，從該國外所得來的推定尤其有力。這些推定如下

一。共產黨的國際性質是無可辯駁的，各國共產黨只是蘇聯共產黨的支部機關而已。雖然已經發表了解散第三國際的聲明以及其他類似的聲明，上述事實——這是連守門人、牧牛人、和出租汽車司機都熟知的事實——如此昭彰，假使我還要提出理由來證明它，那就是看不起理事會各理事的政治了解力。

二 該侵略者最近的行動也是守門人、牧牛人、和出租汽車司機都熟知的事。當我們打算在法庭上證明一個殘毒的謀殺者的罪行時，那個謀殺者在同樣情形下使用同樣方法所犯類似罪行的紀錄，是最有關係的。Sir Alexander Cadogan 於星期一〔第二七二次會議〕所提出的論點，同樣最有力地證明那個侵害捷克斯洛伐克獨立的國際罪行，那時他說，“上月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情，過去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

牙利與波蘭也發生過”。Sir Alexander 又說環境和技巧都是一樣”，為證明這一點起見，他舉出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情形來做這種技巧的證明。除此之外，還可以舉出許多的細節。我確信在聯合國決定調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極權帝國主義龐大擴張的問題時，很快就有機會來舉出此種細節，至於捷克斯洛伐克之實際被吞併，不過是許多方面的一方面而已。同時，我願意指出關於蘇聯在其他國家內的活動無論進行怎樣皮表的研究，都會直接使我們獲得一個結論，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只是蘇聯想要用以束縛全世界的一個大鎖鏈的一環而已。

假使理事會是一個審理政治罪行的法庭，有權根據依法成立的證據下一判斷的話，那末上述直接證據以及各項有力，正確和毫不衝突的假定應當足以判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公然破壞憲章第二條的罪行。但是本理事會不是一個法庭，它只是一個根據聯合國憲章成立起來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政治團體，負有保護這個和平與安全不受攻擊的責任，有權在發生此種攻擊時行使制裁。根據 Sir Alexander Cadogan 所引述的憲章第二十四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即係代表各會員國。”

因此安全理事會是負責代表整個聯合國履行這種責任的機構，祇要理事會各理事都認為已經有了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行動，它就須要履行此項責任。這種意見可能是根據任何足以使各理事相信確有此事的有效理由，並不需要具體證據。根據有關本案的證據，理事會多數理事目前確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曾積極參加捷克斯洛伐克的政變及奴役那個高尚國家的行動。從過去幾天來，Austin、Cadogan 及 Parodi 諸先生所發表的許多言論中，從杜魯門總統、Mr Bidault 和馬歇爾先生的聲明中，以及從三大國評論此次政變的聲明中，可以找出這件事的充分佐證。

儘管說了以上的這些話，我要強調指出我們現在並未打算請安全理事會採取憲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載的各項措施，雖然剛才所舉的理由證明也許應該採取這樣的行動。我們只是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將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並依據第三十四條規定請求調查這個情勢。我們所

以這樣進行的主要理由是，讓原告進一步把他所提到的並認為重要的證據提出，我們相信理事會本身可能也會補充一些證據。這樣一來理事會的任務就簡化得多了，因為要從事調查，並不需要法律上的證明，也不需要各理事絕對知道所控各點屬實，所需要者只是提出各種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的事實，並有充分資料假定那些事件真地發生了而已。假如有人把刑事罪名向一個法官提出，假使所控行為是一種罪行，而且也有表示此種行為已經發生的跡象，那末那位法官就必須下令進行調查。下令進行一種調查並不需要完全的證據。

毫無疑問的，我們所指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這種行為，構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嚴重威脅。這個控訴已經提出過若干次，而且曾經提到憲章第一條至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的規定，第二條第四項規定稱“使用威脅或武力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是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最大的嚴重威脅之一。關於表示這些事已經發生的跡象，我已經解釋過，在為使理事會接受我們的請求所需要的證據以外，我們還有許多的證據可供參攷。

這個控訴有這許多的事實支持它，而且還根據了憲章的各種規定，但是蘇聯代表除了侮辱和反控以外對於這個控訴所提出的唯一辯護是說，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載稱，“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依據這條原則，他說聯合國的干涉將要破壞國家主權的神聖原則。

一個以國際主義和消滅國家主權為原則的政府的代表現在竟來辯護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流行的一個主權觀念，這是真正值得注意的。例如聯合國為要研究國際合作的一般措施，要在蘇聯國內進行生活、工作、財政與經濟或其他狀況的調查，而蘇聯代表藉口這種調查將侵害他們的主權而加以反對。據他們說，任何如像馬歇爾計劃所規定的那種經濟協助，同樣也是對主權獨立的一種侵害。他們反對通過一項保衛基本人權的約章，或成立一個機構來確定此項人權是否已遭破壞，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各個國家自己的問題。這種極端國家主義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這種國家主義違背了聯合國的存在所依賴的國際合作這個基本原則，也違背了對於維持和平非常重要的國際精神的發展。

但是在他們打算破壞其他國家——如匈牙利、保加利亞等，以及目前的捷克斯洛伐

克——的主權時，他們却忘記了這個觀念。祇要蘇聯對全世界共產黨反國家活動能操集中控制之權，這種觀念是不存在的。不過，這種對內實行極端國家主義和對外實行極端國家主義二者間的矛盾，並不如表面上的那樣重大，因為過去的共產國際主義的觀念早已消滅了目前所存留的是共產主義的老公式，他們正在其他國家內應用這個老公式以圖實現某個極權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這些老Bolsheviks 黨人說，假使要讓世界革命獲得成功，必須犧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話，那末就得如此作。而今他們告訴全世界的工人說，祇有犧牲的結果能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為全球上最大的一個統治國，然後大家才能獲得幸福。

用來作為辯護的這個主權觀念，不僅是違反作為憲章基礎的國際合作觀念，而且也違反憲章所載各項具體規定。蘇聯代表所引述的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其最後的一部分稱“但此項原則[不干涉一國內政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因此，憲章明文規定本組織遇着某個國家危及世界和平與安全時，不僅能夠干涉，而且必須干涉，甚至於使用武力干涉。因此發動祇是強制措施的預備步驟的調查，是很有理由的。

我認為，我已經充分說明安全理事會完全應該調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理由。理事會是代表本組織五十七個會員國擔任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保護人，我用不着提醒它記住它對於這個問題所負的道義上的責任。世界輿論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理事會出面干涉，以證明本組織根本上和以往的國際聯合會不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與其他在蘇聯暴政下受苦的國家的被征服和保持緘默的人民，也同樣的在期待着，因為這是他們恢復自由有限的微弱希望中的一個。經常畏懼着大難臨頭的歐洲人民也在等待着。我們不能夠忘記最近十年來的慘痛歷史，每次國際間對於一次征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總是引起了侵略者再來一次新的征服。我們確信理事會內各個民主國家的代表會像他們在討論初期的態度一樣，一致起而對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的愚蠢和無理的攻擊，並接受我們的請求。

最後，我冒昧主張在設立一個委員會或其他機關來調查捷克斯洛伐克內發生的事件以前，應該先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將根據已經提出來的證據，或根據小組委員會

所要求的資料所進行初步調查的結果，通知理事會。這樣一來理事會便無須直接來聽取所提供的證據理事會最後的決議也就有了更大的道義力量。當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討論西班牙問題時[第三十九次會議]，安全理事會曾採取過類似的行動。那時設立的小組委員會的任務規定[文件 S/75] 載稱“審查向安全理事會發表之聲明，受理未來提出之聲明及文件，進行認為必要之調查，並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

自此時起，復用次第傳譯辦法。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據加拿大代表團的意見，智利代表將本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算是作了一個很有價值的事。安全理事會應該慎重地審查智利代表三月十二日和三月十五日來函[文件 S/694 及文件 S/696] 所載的嚴重指控。假使確實證明共產黨少數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內的政變，事實上正如三月十二日來函所指責的，祇是因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正式參加，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東北邊境待命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軍隊的威脅才得到成功”，那末顯然就有嚴重違反憲章規定的情形發生了。這種違反憲章的事情是聯合國每個會員國所直接與立刻關懷的，因此，任何會員國都有充分理由要求安全理事會審查已經提出的指控，並設法確定本案中的事實。

在二月這個月內捷克斯洛伐克內發生了些甚麼事？根據安全理事會迄今為止所舉行的討論，我必須承認我們對於各理事根據當時由布拉格所發新聞電訊已經得到的具體情報，並無重大補充。安全理事會中曾經有人提出若干恰切的問題，但迄至現在並無滿意的答覆。反之，我們倒聽見有人提出反控，並指責那些設法確立本案事實的人的動機。

這些事實是些甚麼？這是安全理事會應該設法確定的。自然，安全理事會不應對本案預作判斷，但關於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經提出許多聲明，假使那些聲明是確實的，那末這些事件必然是愛好民主生活方式的人們所最關切的問題。因此，我們的首要的責任就是弄清楚這些聲明究竟是真是假。我將要冒着重複前言的危險，略述捷克斯洛伐克二月間所發生的事件的若干顯著特點。

第一步就是組成民族陣線政府，在這個政府裏共產黨人佔了幾個重要的政府部門。他們不僅佔了總理的位置，而且也佔了控制無線電和新聞紙的情報部，以及控制警察的

內務部，共產黨將警察內部的大批非共產黨人一律免職，於是造成對於警察的絕對控制。

這些免職事件在內閣會議中引起質問，內閣多數決意要求內政部採取更正行動，這個內閣決議未經實行，因此才有二月二十日十二個非共產黨閣員辭職表示抗議。從此以後，危機的發展異常迅速，證明共產黨少數黨為鞏固其權力，準備得十分周到。

Gottwald 總理責備那些辭職的閣員係外國反動勢力的代理人，要求接受他們的辭職，以便由他組織一個新的政府。因為共產黨人已經滲入了捷克各工會並且佔據了重要地位，所以共產黨人才能夠聲明，假使貝納斯總統不接受該黨的要求，那麼就要舉行總罷工。共產黨所控制的警察武裝起來。各個地方當局奉命執行共產黨所組織的“行動委員會”的命令。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祕書處均為警察所搜索，結果警察宣布發現了“危害國家的反動陰謀”。

至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切重要交通，政府各部以及工業區都在共產黨支配之下。一切反對黨不得使用新聞紙或無線電，因此無聲無臭。大批的逮捕事件開始了，總統接受了十二名閣員的辭職，並且接受了 Gottwald 總理提名的內閣。危機過去了。由此可見，共產黨採用直接威脅的手段使其政敵緘默無言，而捷克斯洛伐克就這樣被奴役了。

這些事件中最堪注意的一個特徵，就是這次政變並非人民反對專制或失政的革命。反之，這次政變是一羣已經掌握權力的人們為要擴張那個支配人們的權力而發動的。這自然引起了一個問題：為甚麼發生政變，政變是誰主使的？當然不會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主使的，因為捷克人民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在不久就要舉行的選舉中有充分變更政府的機會。對於這些問題以及其他已經提出的問題，安全理事會應該找出一個答案。

再則，捷克斯洛伐克內發生的事件，和東歐其他國家早先的發展非常近似，這種情形絕非偶然。正如安全理事會中已經有人指出的，我們絕不相信在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這幾個國家中，假使沒有外國的積極和有組織的幫助，能夠建立起類似的政權。企圖以憲法的外形來掩飾推翻政治自由的事實，瞞不住自由已被推翻及自由政治機構已被顛覆的事實。

既然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一如其他國家內的共產黨一樣，和蘇聯保持着親密

的關係，那末，我們就不能避免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說，共產黨之打算控制捷克斯洛伐克，蘇聯是知情的，而且贊同的，並且至少還有若干幫助。正如安全理事會中有人說過一樣，在事變中最為積極的分子，都是曾在蘇聯居住過的，而且接受了他們的訓練。對於威脅反對者非常有效的“行動委員會”顯然在蘇聯軍隊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初期就成立的。

毫無疑問的，一個強力而有高度組織的政治集團既然為某一外國所支持，並且為着它的利益服務，那末要想辨別在我所談到的事件中二者責任的輕重，是很困難的。不過，這就越發證明應該設法確定一個少數集團如何勾結外國推翻它的政敵並如何剝奪大多數人民政治自由的各項事實，因為這不僅危及民主政治，而且也造成一種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威脅。

我們不能希望那些對於推翻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應該負責的人們，會來幫助安全理事會估定他們對於這些事件的責任。但是，有若干人可能對我們提供一些證據，因此那些人應該出來作證。我說的不僅是 Mr Papánek，而且還有那些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他們對於二月發生的各種慘痛的事件都是親身經歷的人證，這些捷克公民從那個時候起為了逃避迫害就離開了他們的國家。據加拿大代表團的意見，安全理事會應負責傳訊這些人證。

主席 我願意代表本代表團發表一個聲明，因此我以中國代表的地位說話。

捷克斯洛伐克不幸是歐洲衝突的搖籃，正如中國的滿洲各省是遠東衝突的搖籃一樣。凡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是滿洲發生任何非常的事件，全世界都受震動。

當我最初看到智利代表的來函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安全理事會討論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不會得到甚麼好結果。在經過一番思索之後，我決意贊助將這個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事日程。假使智利代表來函所載各項指控果屬真實的話，那麼全世界與其在二年或三、五年後再來對付這個危機，不如就在今天對付它。現實問題擺在面前，徒事遷延是沒有用處的。相反的，祇是拒絕正視確已經存在的問題，可能對於將來的世界產生更多的困難。在另一方面說，假如智利來函內所載指控證明不確，我們的討論就澄清了空氣中的許多緊張和驚慌氣氛。這樣來戰爭販

子就會少得些工作的資料。我希望蘇聯代表歡迎任何有助於“揭穿”戰爭販子真相的發展。因此理由，我願意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得到一個透澈的研究與調查。我贊成安全理事會邀請那些和最近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直接有關係的人士前來此間，向我們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還希望蘇聯贊助這一個動議。

在近兩個世紀中，全世界的人民經過若干起伏不斷的奮鬥，勉強制定了一套保證個人自由的法律和傳統。那一套法律和傳統是世界共同遺產的一部分。我們知道單是政治自由是不夠的。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向前進展去達成經濟上的自由。但是，世界多數人們都否認一種主張，那就是說要完成經濟自由，我們必須破壞政治自由。我們相信政治自由之上，還要加上經濟的自由。我們不相信爲要實現經濟自由而破壞政治自由。假使我可以用歷史上的用語來表達我的意思的話，我要說世界上的人們都被歡迎蘇聯的十月革命，假若那次革命並不等於消滅法國革命的結果。

在短促的戰後時期中，我們已經聽見許多人說世界已經分成兩個部分——資本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一般人常說，世界已分成美國所實施的自由企業和蘇聯所表現的無階級社會。如今，美國的自由企業並不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自由，而蘇聯的無階級社會也不像爲它辯護的人們要我們相信的那樣無階級情形。但是，這祇是問題的一方面。還有另外一個方面，我認爲是更爲重要的。世界的選擇並非限於蘇聯制度和美國制度。我堅決相信我們還有其他途徑可尋。

我認爲捷克斯洛伐克代表這種途徑之一。捷克斯洛伐克最初在 Masaryk 領導之下，最近在貝納斯領導之下，已把議會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在這個國家，我們得到了一個實際證明，指示人類還有一條可以保持個人政治自由同時完成社會各階級經濟正義的路。我並不是說，捷克斯洛伐克是走上這條進步路線的唯一國家。我知道還有其他若干國家。大體上說，敵國正向着這個方向前進。對於捷克斯洛伐克式的人類發展的打擊，就是對於世界許多國家中對前途抱着希望的人們的一個打擊。我之所以帶着沉重的心情注視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事件，就是爲着這個理由。

至於那些事件是否係自發的，是否嚴格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憲法，人們或許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由其結果而論，就不可能有這種歧

見。經過捷克斯洛伐克最近的發展以後，把議會民主政治、個人自由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理想，無疑的遭受了一個慘重的損失。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以及從這些事件對於將來可能發生的影響來看，捷克斯洛伐克最近發生的事件值得安全理事會加以澈底的調查。

Mr EL-KHOURI (敘利亞) 首先，我贊同加拿大代表關於智利政府提出的文件所說的話——那就是說智利政府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規定，將本案提請安全理事會討論，是一件對於安全理事會有益的事。我願補充說，我聽過該函所受到的批評之後，我曾經一再細讀過那封信，並沒有發現其中有任何可以稱爲“齷齪與虛偽”之處。

第二，我認爲根據憲章第三十五條規定，智利政府充分有權將這個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智利政府說，他之採取此項行動是爲了兩個理由，一個就是捷克事件構成一種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情勢。除此之外，我認爲對於若干小國，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因爲這些小國隨時都會受到外界的壓力——大國的壓力——迫使得他們在內政方面採取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使若干小國非常關切的問題的一方面，這些小國隨時都願意自由的並依照他們自己的願望管理內政，在外交上、經濟上、軍事上、不受大國的壓力和影響，這些大國可能想要干涉小國的內政，因而侵犯了他們的爲憲章所保障的神聖自由。

假使我也可以客觀的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願意就前一月內捷克發生的重要事件的憲法方面，說幾句話。任何國家行政制度的這樣一種基本變更，祇有經過普選後才能發生，普選後某一政黨較其他政黨得票多，因而獲得憲法上的勝利，於是國會即可就該國所應採取的國內和社會制度決定行動方針。

我想捷克斯洛伐克也和其他民主國家一樣，有一個構成法，雖然我們對於該國現行憲法的形式與規定，並無特殊情報。那個構成法，一定講到從某一制度改爲另一制度這種政治變更應該遵守的條件。

蘇聯代表向我們保證說，捷克斯洛伐克的變更和新的事態，是人民本身自發運動的結果，並無任何外界的壓力或干涉。我們但願事情是如此，假使果然是這樣，這個問題當然不在安全理事會權限之內。事實上，在南美洲，在葉門以及歐洲其他許多國家內，都發生過類似的變更，就在去年後期，暹羅也發生過同樣情形。假使這些運動是自發性的，而

且合於人民本身的自由願望，那末，這就不成問題了。

但是，我們知道任何民主國家人民的願望，祇有經由他們在國會的合法代表，或是經由全民投票或人民複決才能表示出來。我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變更以前，該國內曾否舉行過此類措施，但是依據理事會內所聽到的各項聲明，以及報章所載的報導，情形並非如此。該國發生的事完全是一次政變。假使說這次政變出於自發，那末這事情也不在安全理事會管轄之內。只有在外國曾施用壓力的情形下這種政變才在安全理事會的管轄之內。假使那樣，這種壓力就需要證明是對於和平的威脅，也需要證明這是平常外交關係中所不允許的壓力。

據安全理事會迄今為止所已聽到的聲明稱，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和蘇聯的政治家間曾經有過若干次的接觸。話又說回來，假使這些訪問和謁見祇是依照尋常外交慣例，其中沒有任何不可容許的壓力，那末這個問題也一定不屬於安全理事會的權限範圍。

假使不是這樣，我們就要確定是否真有外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情事，而且這種干涉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或阻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行處理內政的充分自由。我們必須獲得此項情報。迄至現在，我們未能得到這種情報，因為沒有受權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發言的負責人士出席會議，正式說明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所發生的事件。

鑒於這種情形，安全理事會或應履行它在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下所應有的職責，設立一個訪問或調查委員會。假使我們獲得保證，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內的事實當局願意給予這個委員會以執行職責的一切便宜，那麼這可能是很好的程序。不過情形並不如此，目前安全理事會並無該事實當局的代表在場聲明捷克斯洛伐克現政府對於這個委員會的態度。在這種情形下，假如設一委員會，那祇是在已經待命於若干邊界地區而不得入境進行視察和其他任務的若干委員會之外再加一個委員會而已。因為這種情形，我們不能從那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正如加拿大代表今天所說的，提出來的問題已經很多了，但這些問題都沒有獲得答覆。誰來答覆這些問題呢？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們可以互相提出答覆，但是這些答覆有什麼價值呢？安全理事會理事們，從報章及其他方面聽見許多事情，但是這些消息都不是

安全理事會發表意見，聲明或決議案所能根據的正確事實。我們需要某種正當辦法，來獲得我們可能據以形成健全意見的事實。我認為安全理事會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已經有人主張的傳訊證人前來提出證據。但是在安全理事會全體會議中傳訊證人，並公開逐一聽取他們的供證也不相宜。

我認為假使安全理事會接受我的建議，我所要建議的辦法也許是很方便的，那就是由安全理事會組織一個不超過三名委員的調查小組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並用適當的方法搜集事實，將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勢，過去發生的事件以及事件發展的情形，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假使理事會接受這個建議，我認為這是搜集對安全理事會有用的資料的一個良好辦法。

我請求主席選出三個國家，並將所選國家通知安全理事會請予通過。

MR TARASE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我不打算詳論智利代表的演說。智利代表的言論，正如他的其他言論一樣，和小孩子講話差不多，不值得我們注意。我說這番話，心目中不是單指智利代表而言，而是指支持他的那個反民衆和好財貨的集團而言。不過我想略述數語。

首先智利代表附帶說過“我們無需外界的鼓勵來提出這個問題”。自然，一個僕人常常也無需等待他的主人的鼓勵或提醒，然後才採取某個步驟，有時他為了他的主人的利益也採取主動，但是那並不是說他就不是他的主人的忠實僕人。這種說法對於智利政府和他的統治集團是最恰當不過的。

其次，智利代表責罵蘇聯代表侮辱了智利人民。那是不確實的，沒有人在這裏侮辱智利人民。正如蘇聯代表在他的演說中強調指出的，蘇聯人民知道智利統治集團並不代表該國人民，智利統治集團代表的是支配智利國民經濟的美國壟斷資本的利益。

我今天的談話，主要地只在於約略批評英聯王國和法蘭西代表的言論。

這些言論明白指出，無論安全理事會或是其他任何人，包括英聯王國和法蘭西代表在內，都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持智利來函和前任捷克斯洛伐克駐聯合國代表聲明中的各種捏造的事實，這位前任捷克代表現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免除代表職務了。

但是，英聯王國和法蘭西代表完全不顧邏輯，而且儘管他們自己也承認沒有事實，竟

根據智利所提的虛偽指控，發表他們的判斷和結論。他們沒有任何根據，也沒有一種事實，竟然能夠對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發出一系列無理的和敵意的攻擊。

Sir Alexander Cadogan 爲要再度向全體新民主主義國家惡意攻擊，同時企圖使智利的虛偽指控得到某種根據起見，採用比較類推的方法——這對於本案的價值殊成疑問。

英聯王國和法蘭西代表的言論充分表示他們對於居住在新民主國家和蘇聯的人民懷抱敵意和他們對於這些國家內的真正情況愚昧無知。至於這兩點中何者比較顯著我就不知道了。

假使英聯王國和法國政府研究這些國家所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變遷的性質時能夠表現些微的公道，假使這兩國政府能夠有片刻時間克服他們的偏見，那末他們的代表也不致於發表這樣無知的惡毒攻擊。不幸得很，要求這兩國政府放棄他們的偏見，請他們在審查和決定有關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問題時採取客觀態度，顯然是向他們提出一種爲他們所辦不到的請求。

英聯王國和法蘭西代表的言論可分爲兩部分。一部分專爲給安全理事會以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的法律理由。另一部分企圖證明蘇聯干涉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內政。

我們大家很知道美利堅合衆國、英聯王與國法國政府不喜歡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事態。我們知道他們所以不喜歡的理由是，因爲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目前佔了一個主導的地位，捷克共產黨得到羣衆的最大支持，對於捷克人民具有最大的影響，而且他們在捍衛本國人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捍衛美國和英國商人與軍事集團的利益。美國和英國政府不喜歡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已經沒有了外國勢力。但是這些反對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的情緒，應不應該成爲干涉該國內政的理由呢？例如說，我們當中有人可能不滿意美國或者法國內的若干事情。但是，那種情形並不能使我們有權要求依照我們的同情和政治信仰來改變那些法國或美國機關。

又譬如說，我們當中對於美國國內的令人憎惡的種族不平現象，並不是大家能夠容忍看過去的。在世界許多國家中，也有其他若干並非完全令人喜歡而且使得進步的民意極爲憤慨的事情。但是這些並不成爲我們干涉美國內政，或提出一項有關這些問題的項

目請求安全理事會審議的理由。若干國家的政府將人數最多，在人民中間勢力最大而且獲得整個工人階級贊助的共產黨排除於政府之外，而且是因爲美國的干涉而排除的，我們對於這種事實也不能置之不理。這種情勢應由安全理事會加以審查；但是安全理事會並未過問。

在這種情形下，爲什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內的自然而合法的變更，要變成安全理事會討論的問題呢？爲甚麼有些時候由於美國的壓力而發生的政治變更，安全理事會不加关注，但是本案內的政治變更雖然十分合法，安全理事會竟要加以注意呢？

這件事情的基本邏輯何在？

法西斯政權在若干國家仍然欣欣向榮。但英聯王國和法蘭西代表會認爲無需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那些法西斯政權。反之，他們正在背着聯合國向那些政權獻媚，而且盡其力之所及，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鞏固那些政權。美國目前公開推行一種和西班牙合作，公開支持和鞏固西班牙現存法西斯政權的政策。這些事實沒有引起英聯王國和法蘭西政府的不安。我現在想起今天美國報上所載關於美國領袖人物對西班牙問題所持態度的報導。

但是，當任何國家內所發生的十分合法的政府變更增加了共產黨和其他民主分子的勢力，當反動分子和團體被排除於政府之外的時候，這些情形都會引起美國、英聯王國及法蘭西政府的注意，而且這些國家的政府要找尋干涉這樣一個國家內政的口實與機會。設若不是美國、英聯王國和法蘭西的政府處心要支持或恢復反動政府和制度的話，那末我就看不出這其中的邏輯來。美國、英聯王國和法蘭西的政府如懷有這種同情，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這與聯合國何干？關安全理事會的甚麼事？

許多國家中的反動集團，正在設法利用聯合國以便支持在若干國家中不爲人民所贊同的現存法西斯和納粹政權。這種企圖必須加以抵抗。法西斯政權的維持，決非聯合國的任務。聯合國的創立未負有此項使命。

憲章當中沒有一段，也沒有一句話，或者一種暗示，可以作爲如此解釋聯合國任務的口實。

英國和法國代表竟說——毫無根據的——蘇聯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現在讓我就那一個部分談話略加批評。

我很懷疑這兩位代表本身是否相信他們在理事會上所說的神話。英、法兩國代表演說中所舉的理由和事實非常可笑，值不得鄭重的考慮。

英聯王國代表謙遜的聲明〔第二七二次會議〕，“就我來說，我不敢冒認已經有了絕對的證明”。可是，他却根據在他心目中引起疑問的許多事實，引出若干結論。他接着說“我不知道——我無法知道——在蘇聯代理副外長Mr Zorin 在布拉格可能與他人晤面時發生了甚麼事情”。假使他不知道的話，那末爲甚麼他要採取這種陰險伎倆呢？英聯王國代表祇是在猜想。但是猜想能夠被一個負責代表或負責政府，尤其是在這種情形下，用來作爲鄭重證據嗎？

英聯王國代表關心一位蘇聯代表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訪問。他試圖將這次訪問解釋成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內政的干涉。但是一個公正的觀察人，就看不出這次訪問究有甚麼異常的情形。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假使蘇聯代表出現在任何地方，那就足以使得那個國家在幾個鐘頭內立刻發生重大的社會和政治變更。

提出這種證據，就表示不大尊重那些聽談話的人。

假使我們真要關心海外旅行的話，那末就不如考慮一下美國國會議員和許多專家與商人訪問歐洲和亞洲若干國家的情形。

世界各地報紙，包括美國報紙在內，充滿了各項報導，指出這些訪問就是訪問者干涉所至國家國內政治經濟事務的機會。

Mr Dulles 是一位很知名的人士，難道我們也能認爲他的巴黎之行是一次遊覽旅行嗎，或是我們認爲 Mr Bidault 目前的義大利之行也是一次遊覽旅行嗎？

世界各地報紙，包括美國報紙在內，報導說，Mr Dulles 的巴黎之行是爲了左右法蘭西政治事件的發展的。據報紙載稱，他背着法國政府和許多法國反動政客會議，和他們討論有關法國政府組成與性質的問題。

若干報紙又載稱，Mr Bidault 訪問義大利和他對義大利人民公開演說的目的，在於影響義大利即將舉行的選舉的結果。

這種情形當然是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事例。但是爲了某種理由，這些訪問對於英聯王國代表殊無興趣。英聯王國代表因爲不知道貝納斯總統和 Gottwald 總理可能討論些甚麼而感覺憂傷。英聯王國代表竟然認爲，只

有在英聯王國政府知道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才能和該國政府首腦會晤，而且他們談話的主題應該事前得到英聯王國外交部的許可，這真是咄咄怪事。

從什麼時候起英聯王國政府就因爲其他國家負責人士間的會談情形沒有通知英聯王國政府，而認爲這種事實構成了控訴該國政府並向聯合國提出此項控訴的理由呢？

英聯王國政府竟敢訓令其他國家的領袖是否應該發表那種政治言論。如今，某個國家把這個顧問趕出門外，因此就得罪了英聯王國代表，他就向聯合國控訴，同時不惜誹謗拒絕聽取此項勸告的國家。

英聯王國代表忘記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英聯王國和法蘭西兩國代表所提出的各項“事實”，“證據”和“判斷”極爲相同。

那這主使智利代表來函這件臭事的人們，其立場是何等的脆弱，難道還不明顯呢？英、法、美三國代表的努力未見得能夠改變這些脆弱立場。

英聯王國代表不喜歡目前在東歐和中歐若干國家中正在發生的工人階級力量統一的現象。例如，他認爲波蘭和匈牙利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決定組成一黨的事實是一種威脅。

自然，英聯王國工黨政府的代表也不喜歡波蘭或匈牙利工人階級力量之沒有渙散，反而團結起來。那是一件祇與英聯王國代表及其政府有關的口味問題。但這個問題不能作爲安全理事會討論的題目。據我所記得的，憲章沒有一個條款，規定任何國家的工人階級應被褫奪其統一力量的權利。不管這件事請英聯王國工黨政府及其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高興與否，工人階級總要保留這個權利。

英聯王國代表不歡喜情報局的組織，而且看見蘇聯共產黨（Bolsheviks 黨人的黨）參加那個機構頗覺不安。英聯王國代表對於這些事情同情或是反對，這又是純粹個人的事情。

但是這種情形與安全理事會何干？

聯合國憲章那一條說過，工人階級不得聯合它在各國的力量，以及這種統一工作可以成爲聯合國討論的問題呢？

沒有人懷疑英聯王國工黨政府與其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有權對於若干工人階級的政黨配合其活動的努力，懷着仇視與恐懼。同樣也沒有人懷疑英聯王國工黨政府有權同情國際壟斷資本以及國際資本家的組織，這些

組織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協力反對工人階級。

有人同情各國工人階級協調工作的努力。也有人(如本案中的英聯王國工黨政府)同情另外一種國際組織。但是安全理事會爲甚麼要來過問這些不同的同情與反對呢?安全理事會的責任與此完全不同,它的責任就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責任。

法國代表提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變化說[第二七三次會議]。“我可以確定的聲明,由於法國人民對於捷克人民的友誼——這是遠在有捷克斯洛伐克國家以前就建立了的友誼——此次事件對於任一個國家的感動‘均不如對於法國之深’。

我們應當問問法國代表,當初法國統治階層(實際上現在的統治者還是過去的那班人)在慕尼黑把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賣給希特勒時是否也是出於法國代表剛才所提到的法國政府友誼的名義。

當法國政府的內閣總理 Mr Daladier 和英聯王國政府領袖在慕尼黑會同作了出賣捷克人民的無恥勾當之後,回到巴黎時竟有許多懶惰和富有的法國人帶了鮮花前往歡迎,那也是表示法國代表所說的那種友誼嗎?

我毫不懷疑——我甚至於確信——法國人民對於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向來懷抱友誼,至今仍然懷抱這種友誼。但是我認爲把法國人民的友情和那些的慕尼黑出賣捷克的人們的感情,以及和那些承繼慕尼黑精神的人們的感情混爲一談,是很不恭敬的。

最後我願就智利代表的演說略述一點意見,智利代表顯然是那些喜歡過問他人事情的人們中的一位。

我的簡短發言就此結束。

Mr PARODI (法蘭西) 我認爲最好立刻討論烏克蘭代表剛才所提出的若干論點。

他開始和結束談話時所說的客氣話,我們無需詳論。我現在就來討論他的談話的實質。

烏克蘭代表發表了一個長篇演說,但對於捷克斯洛伐克談得很少。他使用一種雄辯或宣傳方法,他的雄辯與宣傳談到一個不在目前討論之中的事項。我認爲祇要注意到他的這種方法,就可以看出它的弱點。

我將要專論烏克蘭代表所討論的若干政治事項和過去發生的事情。我要強調指出兩點。

烏克蘭代表向我們說到法國外長最近的義大利之行。我可以向他保證說,假使 Mr Zorin 的捷克之行目的和 Mr Bidault 的義大利之行相同的話,那末,今天捷克的自由一定會完好如初,而且安全理事會也能夠把它的時間用來處理其他問題。

烏克蘭代表舉出一件使我們感覺苦痛的往事——慕尼黑。我說過敵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間很久以來就有着一種友誼。法國民族感覺到那種友誼。無疑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感覺到這種友誼。一九三八年,我們誠然沒有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我要向烏克蘭代表提出兩點答覆。首先,由於一九三八年沒有訴諸戰爭——因爲我們認爲準備不夠——我們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負下了一筆債,這筆債我是深切體念到的。祇因爲我的義務觀念非常深刻,所以今天面對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遭到新的打擊,我沒有權利不像前天那樣發言加以斥責。

我的第二點答覆如下 敵國一九三八年因爲準備沒有充分,並未訴諸戰爭。一年以後,碰到了類似的情形,我們雖然還沒有充分的準備但終究宣戰了。

我可否詢問烏克蘭代表一句,當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幹甚麼?它在一九三八年是否訴諸戰爭來挽救捷克斯洛伐克?一年以後它是否舉起武器來挽救波蘭呢?毫無疑問的,它在一九三八年的理由和我們相同——它認爲準備不夠,不能訴諸戰爭。但是它不僅未加干涉,甚至於和希特勒締結一個條約,並且實行瓜分波蘭。

若干歷史的往事最好付諸東流。假使我們要算舊帳,我們就要完全計算清楚。

這是我今天午後所要說的話。

主席 我已經和安全理事會下月份的主席商量過關於這個問題下次舉行會議的時間,我提議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六日午後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午後六時散會。)

	頁次
第二百七十次會議	
二五。臨時議事日程	62
二六。通過議事日程	62
二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62
第二百七十一次會議	
二八。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68
第二百七十二次會議	
二九。臨時議事日程	76
三〇。通過議事日程	76
三一。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76
第二百七十三次會議	
三二。臨時議事日程	90
三三。通過議事日程	90
三四。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90
第二百七十四次會議	
三五。臨時議事日程	101
三六。通過議事日程	101
三七。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01
第二百七十五次會議	
三八。臨時議事日程	107
三九。通過議事日程	107
四〇。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07
第二百七十六次會議	
四一。臨時議事日程	111
四二。通過議事日程	111
四三。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事件之來函	111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 3
Victoria

奧地利

B Wulle stc 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 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 75 boulevard
Adolphe 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a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柬埔寨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14 Avenue Bouilloche Phnom 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i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i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
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 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
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 B Port au 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Jakarta

伊朗

Ketab 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
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 uzen Company Ltd 6 Tori 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 F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
land C P 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
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 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
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 Prensa Lagasca 38 Ma-
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669
London S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 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
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li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 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 S A ;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OR/SC/3rd Year (No 36-51)

Printed in U S A

Price \$U S 3 00, 22/6 stg, Sw fr 13 00

C P -55-32149-Nov 1956-121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